

是章類齊物論之說有無生死此則頗
關治道又翻出丘里之言一段立說愈
奇製名寓意謂至公而能和天下則少
知者所當請問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五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室一

武林道士 褚 煥 學

則陽第五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
起太公調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
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
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
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
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
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不
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少知曰
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
其情孰偏於其理太公調曰雞鳴犬吠是人
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
能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
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
為過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
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未生不可忘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
可親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

往無窮吾求之末其末無止無窮無止言之
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
始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
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
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終日言而盡物
道物之極言然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有所
極

郭註問物之所起或謂道能生之此皆自
爾而無所生凡此事故云為趣舍近起於
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過此已往止於
自然其相理相使皆物之所有非無能有
之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過極物廢起
無所原隨此議之所止或謂道莫為也或
謂道或使也或使者有使物之功物有自
然非為之所能由斯而言季真之言當也
至精至大皆不為而自爾物有相使亦自
爾也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凡物云云皆
由莫為而過去實自使之無使之者居指
物之所在物之所在其實至虛求之於言
意之表而後至焉突然自生吾不能禁忽

然自死吾不能遠近在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此二者世之所疑物理所窮故知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常不為而自然道不能自有者自然也物所由而行故假名曰道舉一隅便可知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不能忘言而存意則不足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極於自爾非言默所議也

○ 呂註少知聞謂之道則已有而不得與道比故疑於無物問萬物所生惡起所謂制乎虛者也日月往來昇降消長相照相蓋相治也寒暑屈伸玉相生尅相代相生相殺也物生天地間隨陰陽四時而運是以欲惡去就乘之以行雄雌片合動靜有常故有安危禍福聚散等事此名實之可紀而精之可志非不可致詰者也先後相隨之謂序相理而未嘗亂也橋則乘之以行運則因之以濟相使而未嘗定也窮則反終則始陰陽爾四時爾是物之所有非道之無也言知之所止極此而已此則萬物

之所生起非所以生而起有名萬物之母是也若夫觀道之人未嘗無物故不隨所廢未嘗有物故不原所起泊然無名出乎六合之外豈言知之所及哉季真莫為隨所廢也接子或使原所起也雞狗之鳴吠

其所化所已為也其所以鳴吠所自化所將為也精至無倫則無內大不可圍則無外或使莫為果安在耶此所以未免於物以其不麗於實則麗於虛故也以有名實為物之居不知其未嘗有以無名實為物之虛不知其未嘗無所以言而愈疏也生死之不可却止則超乎言意雖近在身而不可親也或使莫為皆疑之所假而非理之真往無窮則迎不見首來無止則隨不見後是物之理非物之形也或使莫為則可言可意不免與物終始而已惡觀所謂無止無窮哉道不可有以其無有也有不可無以其自無非我無之也然則道者假名安可以名為道莫為或使皆在物一曲何足以合乎大道言而盡道希言自然也

言而盡物多言數窮也自物觀之則道非物自道觀之無物非道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終身言未嘗言則非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則非默也議至於此然後為極

○ 疑獨註陰陽則相照以日月相合以天地相治以風雨四時則相代以寒暑相生以春夏相殺以秋冬為有陰陽四時欲惡雖雄於是橋起安危禍福悉由之矣至於相理相使與夫窮反終始者皆物之所有言知所能至極物而已觀道之人則見於形氣之表豈復留意於物而推廢起之由哉此議之所止也莫為則自然天也或使則使然人也和同天下則非一曲矣雞鳴狗吠人所共知其所以鳴吠與所將為雖大知不能以言意求矣由是而推至於極大極細皆非人力所能為也莫為則知天不知人或使則知人不知天滯物一偏終以為過虛實有無之名相因而生可言意則愈疎不若求之言意之表也夫人之生死

順乎性命孰能禁阻此理非遠在吾身中如四時循環而不可觀則或使莫為之說疑其為假而非性命之至吾觀夫復命之本其往也無窮出生之末其來也無止言道之無則與物同理言道之有則與物終始非有非無出於強名則或使莫為皆在物一曲而未至於大方況欲語道之無方乎言而足者內無所慊故盡道言而不足者反此不若非言非默而道物兩得之也碧虛註少知問世間萬物之所生起太公告以陰陽四時照治生殺之理人民欲惡去就禽獸之雌雄片合橋起高動觀事有安危禍福緩急聚散之不同而相易相生相摩相成之不一外有名稱可紀內有精微可志自天地至于萬物皆隨次序而相理相使物窮則反事始則終彈言竭知止極事物之粗莫能窺道之藩籬也唯觀道之人不隨物之廢起而任物之芸芸我則括囊全生而已又問道之莫為也其如事業何道之或使也其如自然何當物之情

孰偏孰正答以難鳴狗吠是人所知而其所以鳴吠謂其莫為那何緣而忽鳴吠謂其或使耶他物何為寂然自化之理孰知將為之情孰識唯置其莫為者則可以察或使之情任其或使者則可以審莫為之理推此而論雖至大極細皆不免於物莫逃乎累夫物所積者名與實名實喪則物何有唯妙道至理不涉思議氣來則生氣散則死方生復死方死彼生可謂近矣而理不可觀在於冥悟而已或使則利人莫為則自全達者左右逢原迷者疑心未釋假道而行耳吾觀道之本末空家恍惚不可隨迎論其無窮無止亦與動植無二世以有用無為為言教之本既形言教則不能超物故與之終始有無二理皆借妙本而行季真之無接子之有皆一曲之論見笑於大方之家有無皆實事理兼明為言而足言而足則道無遺矣有無偏執事理互陳為言不足言不足則物無遺矣道之極也默不能默物之極也言不能言

若離其言言去其默默然後冥會忘言之機目擊衆妙之極
虞齋曰義照猶應蓋猶合相治相消長也春生秋殺隨時代謝然後有欲惡去就安危禍福等事皆同中之異者橋拱而起片即判也自欲惡已下其名實精微件件可見可書也隨序之相理即陰陽相治橋起而運相為消長故曰使窮通終始物之必然言知之至極此而已唯知道之人於所以廢起者皆歸之自然故言議至此而止
莫為言事皆偶然或使有主之者難鳴狗吠喻人所知不同雖有大知不能盡其言意所自化所將為若以此理分析語大語小不可窮已皆累於物終以為過謂有物司之是實也謂本無所主是虛也有實則有名為累謂無則名實俱泯然所謂無者終在亦累於物曰有曰無皆可以言傳意度去道遠矣未生不容不生當死宜可達阻此理近在目前而不可規以為或使又以為莫為世之疑情假此而起即本始未

動之時觀之見其往者無窮即既動而止之時觀之見方來者無止但泥於無方可合萬物而同一體或使莫為皆未離於物與之終始不免於有何可得而無之若以真實而觀道之一字亦是假名二者之論泥於一偏安得合乎大道我有真見終日言亦無妨若無真見雖多言而不離於形似道精也物粗也若要其極言默皆不足以盡非言非默之中自有至極之議釋氏所謂知我按指海印發光似汝舉心塵勞先起亦此意。

天有陰陽四時人有欲惡去就物有雌雄判合橋起馮虛而起庸有用是而有言事或無因或有因皆出於天人萬物之文化而本於道之緒餘安危至覆散八者又自前而生其迹愈粗歷數人據紀述無遺於是隨次序以相理而君臣父子之義明憑虛運以相使而窮反終始之機著故其言知所至極物而止此治世之論方內事也若夫方外觀道之

士則不隨物所廢不原物所起首尾既忘中亦不立然則何所容其擬議哉季真接子當時有此二家之論各執一偏猶楊墨之為我兼愛以其不合乎道故以雞鳴狗吠鄙之人皆知其鳴吠而不^{第十}知所以鳴吠則吾於二子之論又安能知其所自化哉以此理析之凡至小極大或使莫為皆不離於物莫免乎患或使有由然則實也莫為雖虛有名則實係之未得為全無也昔之語道者必離四句謂有無非有非無亦有亦無離此即是道猶舍東西南北即中也請觀夫四時之往來日星之奔運天行健而不息海濶吸而有信莫之為耶或使之耶然則有為之者有使之者鳴吠為風氣所使生死為大塊所使四時日星天海皆有真宰司之但為於無為使於無使耳人之生死去來不可阻此理近在身中而不可視其義亦然觀於本而往者無窮觀其末而來者無止則知受役於

造化者往古來今而不息非獨我也何可勝言與物同此理而已若泥於或使莫為則有言有名之所自起與物終始而無已也道不可有有之則窒滯而不同何由造虛玄之妙道處有無之間而不著於有無假有無以行無所往而非^{第十}道若季真接子者各徇一曲豈可違乎大方言而足者得道之精言而不足者得道之粗言一也而有道物之分若究其極物之虛即道也言默皆不足以載惟超乎言默之表斯為道之極議也歟褚氏統論是篇自則陽王果起論稱山樊隱德以鎮市朝奔競之風有以見至人善達物之網縲使之歸乎恬暢是謂飲人以和而使人化者也裨益治道多矣以其愛民無已故民愛之安之亦無已蓋以道濟物出乎性情之真民安有不化者世人往往徇物失己日遠舊都望之暢然則未至幾盡猶思所以求復而能見所自見聞所自聞其忻悅當何

如人之治身猶治國也。心君正而五官理，國君正而羣輔賢，非獨利於一時，猶足以興日後之化。如湯得三臣，傳於前而有夫子繼其後，若四時之成歲，功又河內，天外人之辯哉！次因齊魏敗盟而舉兵，遂引觸蠻為喻，以眇當時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隘陋，所爭之不足爭也。孔子含蟻，丘譏有迹之可嫌，封八輪為禾，忌欲惡之為孽，此皆示應世理身之要。至於伯矩歎華人以失為在己，正己以正物也。遽瑗隨年化，恃知所不知，用物之知也。此又論治民化物之方，靈公之為靈，定基於未然，則凡所為者，不得不為。造物有定算，託之於人耳。若夫丘里之言，合散同異，馬非百體，立體得名，大人合并為公，萬物殊而道備，猶大澤之百材，大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產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盡矣。結以季真接于虛實，皆為執滯未免，與物循環而已，故必超乎言默之表。

心融而意得之道物之極，議存焉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六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製作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八十七 谷一
武林道士 褚伯秀學
外物第一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長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墮蟬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敬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郭註：善惡所致，俱不可必，藏血化碧，精誠之至，忠未必信，孝未必愛，是以至人無心應物，唯變所適。天地大絃，所謂錯行，苟不能忘形，則隨所遭，陷於憂樂，左右無宜也。於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不得成心。若縣謂希跂者，高懸，故則非清夷，平暢，生火謂內熱也。遺利則和，若利害存懷。